

抗美援朝戲

欺騙的戰爭

(獨幕劇)

戈 風 著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

南京分會文藝宣傳部印行

欺騙的戰爭

時間：一九五〇年十一月。

地點：故事發生在北朝鮮的平壤城——平壤，現在已經落到美帝的侵略軍手上去了。——如果我們依照確實的說法，應該是離平壤以北尚有七十餘公里的一個小村莊；在這個不幸的村莊裏，正駐紮着美國人的一個營。

人物：拉菲德爾：美帝侵略軍前綫參謀長，上校。

錫佛萊：美帝侵略軍第十團二營上尉營長。

斯 金：二營一連上士。

士 兵：甲：傑克。

乙：霍夫曼。

丙：克遜。

丁：穆勒。

戊：尼斯。

己：摩爾頓納。

景：一座被戰爭深重破壞掉的朝鮮民房。

正面破爛的泥牆上有一面星條旗；旗子的左上端脫落了一枚圖釘，整個的旗子顯得那麼疲倦，垂頭喪氣掛着。

這裏門；其實，僅僅是好像他們在牆上挖了一個長方形的洞罷了，這門在正面偏右的角落裏。門外，我們雖然看見有一堵斷牆擋着，但風還是可以呼呼吹進來。右邊那個門，通士兵的臥室。

放在中間的火爐，是用一隻軍用鍋子改裝的；因為沒有木炭，只好燒些霉爛的木柴。說實在話，現在連木柴也找不到了，所以這房子裏很冷，引用士兵們自己的說法，就是這房子裏充滿着發抖的空氣。

在左邊牆上，有一張耶穌受難像。這張像被烟薰得已經認識不清了。偶而一看，的確以為是時下用來包巧克力的印着裹體女郎的錫紙。聖像的旁邊用木板釘住的，那是方窗。

零零落落的桌子，椅子散亂的放置着；桌上點着一盞發黃的美孚油燈。

這景顯得那麼「調和」，這「調和」可以用六個字表示出來：就是混亂恐怖而且「寒冷」！

幕啓：

外面下着雪。

穿着單軍服的美軍士兵甲、丙、丁圍在火爐旁邊烤火取暖。火力太小了，因此烤火的人都凍得拚命發抖。

士兵乙、獨自站立在聖像下劃着十字，禱告完最後的一個字——亞門；正想走過來，忽然似乎又想起一件什麼事，重又把兩隻凍得發腫的

手舉起來放在胸前。

士兵甲嘴裏嚼着什麼。……

丁：小瘦猴子，我看你一天到晚嘴吧沒有停的，倒底是嚼些什麼哪！

甲：沒有，沒有，我……（想走開，又怕冷，很很地咀咒）這鬼天氣，就要把人凍得身上長出毛來，變成北極熊，唉！（咀嚼）

丁：喂！你嘴裏倒底是什麼？

甲：我嘴裏倒底就是沒有什麼！

丁：好，那你得張開嘴來爲你自己證實一下，否則，我可要打開你的腦袋！

甲：啊哈！你這是什麼意思？想打嗎？行，打個架我想也可以增加體溫！

乙：（哭喪着臉，全身發抖；最後望了聖像一眼，走過來，突然大叫）火，火！火呢！我說爲什麼這空間又充滿着發抖的氣體啦，火熄了！（忙着找柴，一陣寒顫）噤，我的天啊，冷哪！……

丙：（從褲袋裏摸出幾張報紙，冷冷地）老霍，你別找了，昨天晚上我們把最後的兩扇門板也燒成灰了。我這兒還有幾張報紙，來燒着烤烤手吧！（檢出一張）好新聞，麥克阿瑟總部宣佈：打下漢城。一切……嘿，動人的廣告，滾你的蛋！（把報紙一起丟進火爐）現在我們是「一切」都完了！

爐內升起焦黃的火光，乙慌忙走過來伸手去烤。

甲：（咀嚼）老霍，你這兩隻手，這麼一烤，倒真像一對紅燒蹄子！

丁：（一抹口水）傑克，不准說到紅燒蹄子！

甲：噯，這是什麼意思？

丁：不准說就是不准說！

甲：噯！我偏說：紅燒蹄子，烤鴨，鰱腸，火腿圓子……

丁：（跳過去一把卡住他的喉嚨）說，你再往下說一個字，我就立刻打開你的腦袋！嘴吧張大來，媽的，你倒底嚼什麼？

甲：（不及抵抗，只好張開嘴吧，含抑地）我，我只是在想像……感像我正在堪薩斯州城美好的春天裏，參加紫羅蘭夜總會跳着華爾滋，一邊

跳，一邊嘴裏嚼着着香噴噴的……

丁：（噙聲）什麼！

甲：口香糖——頂頂時髦的玩意兒！

丁：滾到地獄裏去吧！魔鬼！

乙：（又神經質的大叫）火，火；火又熄啦！

丙：我提議：這裏還有六張椅子，我們一班七個人，坐三張半椅子，那兩張半拿來烤火！

丁：（舉手，立刻縮下）附議！

乙：（大叫）通過！

甲：不行不行，你們只有三個人，沒有超出全體半數以上，所以提案只能保留，無權通過！

丁：不用理他，來，伙計們，動手！

門外跑進一個人，這是斯金上士；披着雨衣，雨衣上儘是雪。他手裏提着一隻簍子，進門，放下。

斯：弟兄們，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丁：（停住）什麼好消息？上士！

斯：巴頓中尉剛才接到營部的通知，十一日上午九時，裝滿補給物資的十七輛大卡車，已經從平壤開出，預計在十三日下午六時可以到達這裏！喂，今天是幾號？

丁：今天是幾號？我不知道。（向甲）傑克，你知道今天是幾號！

甲：好像已經十四號了！

丁：（跳起來）十四號？怎麼卡車還沒有到？

乙：（捏着指頭計算，興奮跳躍）哈，今天是十三號。我們是上月二十六號從漢城出發，三十號離開平壤，這個月五號到達這個冰窖裏來；第二天，就是六號，接到命令要向鴨綠江推進，七號走在半路上遭遇朝鮮馬鈴薯（指北朝鮮游擊隊）的……（胆寒，不如剛才與高彩烈）的……襲擊，陣亡了兩個伙伴……當天退回原地，因為，因為道路給破壞了，……第二天即八號……

丙：得了，剛剛過去的這些受罪日子啊，媽的，這輩子可有得記憶的事啦！

斯：對啦，弟兄們，今天正是十三號，我們就可以領到冬季服裝啦！現在是四時半，哈——，只有一小時半的時間了。

（大家都高興得瘋狂了跳着，歡呼着，有人踢着椅子；傑克和穆勒（丁）緊緊擁抱着，發誓從此要做一對真正的好朋友，而且衷心感謝着替他們帶來這樣好消息的斯金中士，於是每個人又有緊緊擁抱着斯金。霍夫曼沒有忘記他們上帝，在聖像前叫着，聲音像一隻老山羊：上帝憐惜我，上帝曉得我的困難！）

斯：孩子們，還有一個好消息，巴頓中尉接到這個通知以後，也樂壞啦，就把他自己剩下來的木炭全部送給我們啦！我們一班分到兩磅半，克遜你去拿來！

乙：上士，請你允許我來為大家做這件事，在什麼地方？

斯：也好！木炭在巴頓中尉的房子後邊那個小園子裏，來，給你雨衣！

乙：（爲難）怎麼遠喊？請問是不是可以兩個人去？

斯：這是兩磅半，不是兩噸半，要幾個人？

乙：莫奈何（接過雨衣，一直望臥室裏走去。）

斯：霍夫曼，你望那裏走？

乙：我，我去拿鎗！

斯：爲什麼？

乙：我怕，怕碰上馬鈴薯！

斯：哈哈，怕死鬼。去吧，去拿你的鎗吧！

乙進臥室，旋，披着雨衣縮頭縮腳抱着卡賓鎗出，在臥室門口對着聖像划了一個十字。翻上雨衣領子，下。聲音：噫呀，好冷哪！

斯：（大笑）哈，哈哈，哈哈！穆勒，你到門口把那鎚子拿過來！

丁：（拿過鎚子）噫，這是木炭？

斯：（笑）讓我們的神父在下雪天到外面去禱告一下，哈哈！

衆：（一齊大笑）。

火爐旺起來。大家圍着取暖。

斯：（衣袋裏摸出一瓶酒）孩子們，看，這是什麼？

丁：酒，酒！我去拿杯子！

倒酒，起立碰杯！

斯：孩子們，預祝我們在（看表）一小時以後，大家都能够完全恰如想像的穿上本年度第一次的簇新，溫暖而且漂亮的冬季服裝！——

甲：同時，預祝我們今天晚上，能够嘗到美味的夾肉麵包——

丁：（特別有勁）對，夾肉麵包！

碰杯，乾杯，倒酒！

斯：第二杯酒，預祝我們能够在感恩節以前，平安地回到日本去！

甲：至少也要回到漢城！

丙：不管仗打得怎麼樣！

丁：對，對；完全正確！乾杯！

碰杯，乾杯，倒酒！

斯：這杯酒祝大家健康！萬事如意！

甲：從此以後，我們永遠不再碰上討厭的馬鈴薯！

丁：對對，萬歲——

門外跑進霍夫曼，他邊跑邊嚷嚷不得了，上帝，萬能的聖父，救救你的獨生子吧，我快給凍成木頭了。

乙：報告上士，木炭沒有拿到！哀呀，好冷的天！

斯：木炭？哈哈，木炭已經變成灰啦！

乙：報告上士，灰……灰也沒……沒有，沒有！

丁：在這裏，笨蛋！

乙：（跑過來跪在火爐邊）天呀，找得我好苦！

斯：（微笑）好孩子，怎麼樣？不是挺好嗎！（拿起酒瓶）看，給你這個！

乙：（驚喜若狂）哈，我的心靈都快從胸腔裏樂得飛出來啦！（喝酒）啞啞！唔！這是頂刮刮的葡萄酒。

丁：你的舌頭有沒有飛出去？這是上等的白蘭地！

乙：（接連狂喝）哦！哦！上等白蘭地，哦，好，好，好極了！

門外，風聲裏，士兵戊倒背着槍衝上。

戊：報告中士，參謀長拉菲德爾上校檢查我們的駐地來了，巴頓中尉命令我傳達你，上士，我們全班弟兄，兩分鐘內在原地列隊，聽候拉薩德爾上校訓話！

斯：知道了！

丙：上士，哨兵要不要撤掉？

斯：什麼意思？

丙：巴頓中尉不是命令全體列隊？

斯：（站起來）穆勒，去告訴摩爾頓納，忠實執行職務，等到上校訓話完畢再換崗。其餘人員在一分鐘內佩帶武器，聽哨音列隊！

丁：是！（下）

丙：報告上士，我想應該把炭火熄掉！

斯：為什麼？

丙：讓上校領略領略，我們活在什麼空氣裏！

甲：也讓他來嘗嘗發抖的味兒！

戊：完全擁護！不過，上士，我請求你允許我先烤半分鐘火再熄掉它！

乙：我——我也完全擁護！

斯：霍夫曼，你呢？

斯：好吧！（望臥室走去，又回過頭來）注意，孩子們，槍拿在右手，不准發抖，不准說話，一切聽我的命令行事！（下）傑克與霍夫曼跟下。

戊：克遜，你怎麼不去拿槍？

丁：（冷冷地）時間沒有到！

戊：上士不是說在一分鐘內？

丙：一分鐘就是一點鐘的代名詞，這是我們美國軍隊的優秀傳統。尼斯，你當過幾天兵？連這點軍事常識也沒有？

戊：去你的，你當過幾天兵？

丙：我？你看過我那孩子的照片，他五歲的時候，我第一次離開家鄉，爲了打希特勒；今年我孩子九歲了，你說我當了幾天兵？

戊：現在你那孩子呢？

丙：沒有什麼說的，他死了！

戊：死了？

丙：唔，餓死的，仗再打下去，餓死的人還要多咱！前方打仗的部隊，在下雪天穿着單衣，麵包吃不着連麵包皮也沒有，這在我還是第一次碰到？你說這些東西缺少嗎？完全不是，這些東西不是缺少，而是過剩！

戊：不是說今天可以運到補給物資了嗎？

丙：鬼知道這消息可靠不可靠……尼斯，說實在話，我是想回到我的巴爾的摩老家去！

戊：回去幹什麼呢？

丙：不幹什麼：

丙：那又爲什麼？

丙：就是不願意死在外國，死在這永遠結冰凍着的土地上！喂，你聽到說過沒有？受傷的人可以回去，或者送到後方？

戊：（搖頭不語，突然記起了一件事）據說昨天晚上三連遭到朝鮮馬鈴薯的襲擊，槍彈全搶走了！

丙：人呢？

戊：人躲在被窠裏，頭都不敢露出來，說算天保佑，沒有損失！

丙：那就行，武器丟了，還不好立刻裝備起來？人丟了，那就不容易裝備啦！

戊：馬鈴薯也太利害了！

丙：沒有什麼？完全沒有什麼。如果人家打到我們美國，我們也會忘記了自己的！現在算什麼呢？我到朝鮮來是爲了發財，你呢？爲了探險；傑克是爲了黑眼睛姑娘；這算什麼呢？在這種情況下，只產生一個可能——就是生命高於一切！

移動，摩擦着兩手。

丁：人呢？

丙：急什麼，你的上校大人來了沒有？

丁：大概快來了！

丙：那麼，人也大概在臥室裏吧！

丁：我叫去，（喊）上士，上士上校大概快來啦！（下）

丙：（冷笑）你看，尼斯，他到東方來是爲了研究人種，他在學校裏談到東方的黃皮膚人是天生的笨低，腦袋裏裝的不是神經而是鋼絲！這引起了他的好奇。說來也可憐，他到現在還沒有機會拿着斧頭砍開朝鮮人的腦袋，研究一下到底是神經還是鋼絲：說起話來，却動不動就要打開別人的腦袋……唔……

斯金上士下，後而跟着士兵傑克、霍夫曹、穆勒。他們把槍抱在手腕裏，站着發抖。

斯：克遜你笑什麼？

丙：三秒鐘以前我笑過，現在不笑了！

斯：（嚴厲地）三秒鐘以前笑什麼？

丙：對不起，上士，我忘了！

斯：奇怪：，你怎麼忽然健忘起來了？

丙：原因很簡單，大概在我這（指腦袋）裏面裝的缺少一條記憶神經吧！笑着走向臥室裏）

斯：胡說八道！尼斯，這麼火還未熄掉？已經超過五分鐘了！

戊：（忍住笑）大概我的腦袋裏也……

斯：（厲聲）不准說下去：克遜！

丁：有！

斯：把火爐端到臥室裏去，其餘的列隊！

隊列好了，但士兵們包括斯金上士，却忍不住開始發抖。上士把短槍整理一下，走來走去。門外一陣大雨刮過，「呼！」他連忙走到門邊聽。

斯：你們聽見車輪子的聲音沒有？——准許你們說一句話！聽見沒有？

甲：聽見了，好像在舊金山的棕櫚樹碼頭上一樣，車輪轟轟響着，裝着滿

滿的巧克力，夾心餅乾，奶油太妃……都是剛出爐的……其實……
斯：得了得了，我只准許你說一句話——喂，你說「其實」，其實怎麼樣：

甲：抱歉得很，斯金上士，其實我沒有聽見！

斯：閉嘴，你們都是一羣瘋子！

沉默，門外風呼呼刮着。

斯：（煩燥）這就是我們軍隊不能打勝仗的理由，上邊命令下來是兩分鐘而現在已經過去十個兩分鐘了！

丙：（冷冷地）還得再過去五十個兩分鐘！

斯：閉嘴，我沒有准許你們說話！

沉默，門外風呼呼刮着。

斯：朝鮮，——東方的福地——地上——長着金子……（走來又走去）人——像牛一樣——呸！都是些鬼話，騙人的鬼話：……媽的，又過去十分鐘……

丙：還有四十五個兩分鐘：

斯：克遜，你不開口行不行？你不要記錯了，我這裏（拍拍短槍套子）可隨時隨地都上着子彈的！

沉默，門外風呼呼刮着。全體都凍僵了，上士不得不走來走去。

斯：（停住）弟兄們，我在我們聯邦的偉大莊嚴的星條旗面前，我在我的同生死的弟兄們——你們全體的面前鄭重表示：我再等兩分鐘，——只能是兩分鐘，如果這倒霉的上校還不來，我們的隊伍就解散——

乙：完全擁護，並且我正式提議在解散以後，首先生個火大家烤一烤：

斯：胡說，（寒顫）不過——也好！（高聲）弟兄們，解散！

乙：萬歲——上士萬歲——

衆：萬歲——

傑克與霍夫曼首先奔進臥室拿火爐，準備生火，克遜與穆勒開始拆毀椅子；上士同尼斯受不住凍，奔來跑去；猛然，聖像旁邊用木板釘着的窗子被外面的人用槍托戳通了，衆驚，待看清楚那人是士兵摩

爾頓納，就開始嗷嗷埋怨。

乙：（在窗子裏伸進半個頭）報告上士，報告上士，斯金上士，你要留意一點，錫佛萊上尉陪着拉菲德爾上校已經不聲不響的來了，現在在七班，亞馬遜中士正在挨他的臭罵哩！（下）

斯：（慌亂）弟兄們，快快，聽我的口令：列隊——

隊剛列好，門口出現了拉菲德爾上校。這位上校是美國加里福尼亞州的土產，有着一個高大魁梧的身體同一顆容易鬧脾火的心臟！他挺着大肚子，半響沒有說話。靜寂，另聽見風聲「呼！」

他慢慢走近來，後面跟着矮子的錫佛萊上尉。他的眼睛看着牆頭，似乎他沒有感覺到在他的面前站着他的士兵們。

拉：你們——這裏誰是班長？

斯：（走前一步）是我——韋列姆。斯金，你的忠馴的僕人！

拉：什麼？——唔？

斯：韋列姆·斯金上士，你的忠馴的僕人！

拉：（點頭）唔！你們等候了多少時候？斯金上士？

斯：報告上斯，我們等了兩分鐘，恰恰兩分鐘！

拉：只有兩分鐘？

斯：恰恰兩分鐘！

拉：（點頭）唔！

他在台上踱來踱去，慢慢把身體轉向觀眾。拿出香烟，錫佛萊上尉連忙送上火。

拉：（慢條斯理地）今天本人來此的主要意圖就是向我的孩子們宣佈一個——

聽的人以為是宣佈那個好消息，振作了一下，而露喜色。

拉：宣佈一個——一個「真理」！

衆開始洩氣。

拉：這真理就是我們美國人是（提高聲音）天下無敵的，我們美國能征服一切，而且必須征服一切！包括天上的飛鳥，水裏的游魚和田野的昆

虫！同時，我們還要改造一切；不能改造一切就不能完全征服一切！所以，我們優美的，傑出的美國所獨有的生活方式，應該被應用到我們所立足的任何土地上面！（怒）你們有沒有美國人的精神？把胸部挺起來！——好，現在以半分鐘時間，給你們發問！

甲：請你——尊貴的拉菲德爾上校，請你怒我大胆發問——

錫：（大聲）問什麼：

甲：（不語）

拉：上尉，你讓你的士兵說下去！

甲：我只問一句，就是我們能不能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錫：木頭！

拉：笨蛋，在神的意旨下，我們當然能够征服一切的自然——

乙：那麼，首先應該征服這裏的「自然」——

甲：完全正確，首先應該把這個冰天雪地的世界改造成一個美妙溫和的支加哥式的春天！

錫：（怒）你們受過美國的軍事教育沒有？

甲：似乎沒——沒有！

甲：我是一個詩人，一個富於想像的詩人！

乙：而我卻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宗教家，我只知道按照神的意旨行事！

拉：詩人？——宗教家？——哈哈！哈！好極了！那麼我將告訴你，神的意旨是要我們先征服人，首先是征服在我們面前——注意，這是「在我們面前」，搗亂的韓國人！懂了嗎？

乙：我認為神的意旨是要我們首先征服在我們面前的「自然」！

錫：（怒）混蛋，在上校的面前，沒有「我認為」！

甲：我認為——

錫：（大怒）閉嘴！斯金上士！

斯：有！

錫：把他們押起來，把這位超凡的詩人同這位糊塗的宗教家押起來！

乙：（發抖，不是冷是畏懼。）誰，誰問，爲着什麼？

錫：爲着我的命令，押起來！

拉：慢，慢！我還沒有命令！孩子們，第二是我爲你們帶來了一個好消息：我們的本年度最後一季的裝備，馬上可以到了！在今天下午六點鐘以前，——

丁：大胆發問，現在已經七點一刻了！

拉：胡說！

錫：你這是什麼時間？

丁：我這是美利堅合衆國華盛頓鎔鑄製造廠出品的時間！

錫：（大怒）把手放下來！那一個華盛頓？你是什麼人？你到這裏來有什麼意圖？你是通過什麼方式到這裏來的？限五秒鐘全部回答！

拉：慢慢，我還沒有命令！第三件事情，就是在前綫指揮部天才的籌劃之下，我們將在三天之內全部占領鴨綠江，必要時，我們將控制鴨綠江對岸。因爲鴨綠江是韓國的內河，與中國毫無關係；既然我們宣着「道義」已經出兵，那麼，站在「道義」的觀點之上，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而且必須這樣做！懂了沒有？

錫：（大聲）懂了沒有？

丙：（冷冷地）懂！了！

拉：（指斯）你呢？

斯：懂了，拉菲德爾上校！

拉：好！（看錶）我爲你們，花去了二十五分鐘時間。（莊嚴地）現在，我正式發佈命令你，錫佛榮上尉！在二十四小時以後，批准你剛才對你們士兵所下的命令的徹底執行！（轉身，一直朝門口走去，下）

錫：（對斯）現在我重申我的命令？跟你二十四小時以後，把你們班裏的超凡詩人和糊塗的宗教家還有這個（指丁）不明來歷的傢伙一起押到營部來，聽到沒有了（沒有等到回答，轉身快步下）全場沉默，發抖；霍夫曼有些搖之欲墜。

丙：（冷冷地）有趣的滑稽戲！

斯：（後亂打甜）解散，准許生火！（伸個懶腰）呵！好——冷！

衆大亂，忙叫，奔跑，跳躍！士兵已突然持槍出現在門口。

己：報告上士，巴頓中尉接到營部的命令，裝備已經安全運到，命令你——斯金上士，即刻率領全班弟兄到連部列隊，去領裝備：

台掀起了空前未有的歡呼聲。

乙：（顛倒之跑到聖像前面）上帝萬能的天父，你的獨生子終於得救啦！

衆抱槍一個一個下。

斯：克遜，是你樣接爾頓納的崗哨，摩爾頓納，換好崗即刻快步前進，跑到連部集隊！（下）

己：（手凍硬了，急於解開夾大衣扣子，解不開；子彈帶也拿不下來）克遜，麻煩你，替我解一下。

丙：怎麼啦？摩爾頓納，你變成一隻胡蘿蔔了！

己：克遜，你別吹牛，你到外面去站兩小時，保險你得凍成一架大石膏模型哩！

丙：哈，好吧！我要真能凍成石膏模型，倒是一件有趣的新聞；不過話說回來，在這個世界裏，人變成一隻胡蘿蔔，可已經爲是新聞啦！

己：算了吧，快站到崗位上去，我得跑步前進了！（現到門口，停下，回頭）喂，我的小瑪麗，回頭見（下）

丙：哈，哈哈，朋友，這算什麼？窮開心？哈哈！（大關下）

旋又上，注意地看了一眼窗子。

丙：真傻，我何必出去呢？我就站在這裏看看，橫豎是一樣的站，而外面却下着大雪！他媽的，這鬼天氣！（靠在聖像旁的牆上）唔！好冷！站在風口更吃不消；橫豎沒有人，就坐下息一會吧！

克遜翻上大衣領子，把槍抱在懷裏，慢慢坐下。

燈光漸暗，突然嘈雜的人聲，沉重的腳步聲，鉄器撞出的粗魯聲，從遠而近。驚。

丙：怎麼啦？他們回來了？好快？（站起來，把燈吹熄了溜下）

外面的聲音越來越大了，首先，我們聽見了士兵乙——那位糊塗的宗

教家歇斯的里的哭叫着！那位「來歷不明」的士兵丁狠狠怒罵着；我們的超凡詩人在怨天尤人；而那位有教養的斯金上士呢？也似乎按捺不住發自內心的怒火，匆匆跑上！

斯：見他媽的鬼，誰把電燈熄了？

士兵甲，丁跟上，嘩啦一聲，同時放下一大箱子彈。

丁：媽的，我真得打開他的腦袋，如果我知道是誰的話！

甲：據我的想像，是給風吹熄的；穆勒，風可沒有腦袋！

丁：那就打開你的，媽的，呸！

斯：（點亮燈，大聲地）不准鬧，不准鬧；不准再惹我！

乙、戊抬着兩大箱彈藥上，士兵乙一路哭着，聲音像一隻老山羊。已上背着五枝卡賓。燈亮之後，我們可以看出，這裏一切都沒有改變，就是武器彈藥堆滿一地。

戊：斯金上士，我們寡受騙啦！你想想，這樣冷的天氣，好容易我們的補給隊通過九十道朝鮮馬鈴薯的伏出，七八十里路卡車開了三天，但是，給我們帶來的不是冬季服裝，不是麵包，而是倒霉的槍彈，槍彈，第三個還是槍彈！

乙：（哭）噤噤噤……

甲：據我的估計，弟兄們，我們的後勤司令部的將軍們腦子一定出了毛病，他們把卡賓當成甘蔗，把手榴彈當成密波蘿，把炮彈當成麵包，把機槍子彈當成口香糖，就這樣給我們送來啦！

乙：那麼，他們——將軍們又把什麼當成大衣？當成絨毛襯褲呢！

甲：我想，要不就是將軍們忘了，要不就是他們把外面下的茫茫大雪當成純羊毛大氅毛啦，（啜哭）嚶嚶嚶！

乙：（哭）噤噤噤！……

丁：（突然蹦起來，大叫着）我到東方來找了這麼多天。四個月以前，我在課本上讀到說：東方人的腦袋裏不是神經而是銅絲，我想我即使爲了親眼看一看這個人種學上的奇蹟，也應該到東方來跑一趟！原來我錯了，腦袋裏充滿了銅絲、銅絲、銅絲的不是東方人，正是我們自己

——我們合衆國的將軍們！好哇！我得去親手砍開他們的腦袋證實一下！

己：還要把它們運到世界市場去展覽，希·穆勒，我可以當你的助手！

甲：（興奮田地高叫）好朋友，穆勒，我爲你驕傲，因爲我想像中的我們合衆國的英雄，正像你一樣！請你允許我也去！

斯：（拔出手槍，大喊）你們都瘋了？站住，我命令你們統統站——住！突然，窗子外面一聲尖銳的槍響「啪——」，夾着士兵丙的慘叫，全場大驚。斯金上士手中的槍不覺掉到地上！

乙：（哭喊着）我的上帝，朝鮮馬鈴薯來接收我們的口香糖和密波蘿啦！（望桌子下亂鑽。）

斯：（強作鎮定，但聲音發顫）弟兄們…保持我們的…光輝傳統…距離拉開，準備——戰鬥！（他不知不覺也望桌子下鑽進去。）

乙：（驚心動魄地）哎呀，我的卡賓呢？哎呀，我的心……

斯：（厲聲）你再叫，我先打死你，蠢豬！

其餘的人慌得手忙腳亂，各自跑到一個角落裏躲着，有的跑進臥室。衆發抖：

門口出現了拐着一條腿，另一條腿儘是鮮血的士兵丙，倒掛着槍，臉色慘白，手扶在門上，喘息。

丙：（沉重地）親愛的伙伴們，不要怕，沾有朝鮮的馬鈴薯；我只是自己，把槍口和着自己的大腿放了一槍，鬧着玩兒！哎喲！

戊：（抱住搖搖欲倒的丙）怎麼啦？你把自己打了？這又是什麼神經在作怪呢？

丙：沒有什麼，伙伴們，……

士兵丙說話時，衆徐徐起立，逐漸靠攏他；斯金上士則這這靠在窗子下面望着，不發一言。

丙：親愛的伙伴們，沒有什麼……我只是想回家去，……（聲音漸高）弟兄們，合衆國的將軍們太吝嗇了，他們想侵略別個國家，自己在戰神中發財，把我們給騙來了！穆勒，你砍開你自己腦袋檢查一下，是神

經還是銅絲？將軍們把我們當成了木頭把我們當成了給他們升官發財的工具，要我們在下雪天替他們穿着單衣作戰，他們自己呢？今天來這裏發瘋的那匹大狗熊可以看見的，他身上穿的是什麼？他們不會感到我們——兵士們的周圍的空氣在發抖，他們不會感到我們到感到的一切，他們祇感到他們自己的一切！（怒）因為他們不是我們！…稍停）…上次大戰時，我碰到過許多德國俘虜我真懷疑，我們今天是不是正在走着他們的老路！……（稍息，重又振作起來）將軍們都是騙子，麥克阿瑟自己就是一個大騙子，他說打下漢城，一切都是你們…可是打下漢城我們什麼也沒有得到。朝鮮人不會甘心情願把自己心愛的東西留給我們的，正像我們也不會把自己的東西白白送給闖進我們家裏來的強盜一樣……（喘息）我已經負傷了，不管我是怎樣負的傷，總是一顆槍彈從我的左腿前面穿到了後面！可能子彈是美國製的，但這有什麼關係呢？朝鮮人的手裏有美國製造的子彈，這點將軍們也不會否認的！（輕輕地搖手）再見了，弟兄們，親愛的伙伴們，我就到巴頓中尉那裏去報傷，我發誓，不願再爲這個吝嗇的而且還是強盜式的侵略戰爭作戰了！……

士兵扶丙下，台上異樣沉寂。

斯：（突然怒叫起來）不，我不允許在我的班裏有這種事情出現！我將到巴頓中尉那裏去拆穿他！（欲下）

丁：（一把抓住斯）上士，我同你去，而我卻是要在中尉面前證實克遜所要說的每一句話！我提醒你，斯金上士！克遜只不過用槍彈打中了自己，而我卻完全可能用槍彈打中別人的！

乙：（狂叫着）爲了上帝，我將證明克遜是被朝鮮馬鈴薯擊傷的！一陣風，把燈吹熄了。在黑暗裏我們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那是士兵甲。

甲：好辦法，聰明的傢伙，明天將是輪到我回家的時候了！

幕落。

十一月二十四日夜修改畢